

开了院门，胡竹峰带着一位道骨仙风的先生拾阶而上，是前日在天柱山相识的顾盼先生，这个名字少人熟悉，但提起他的笔名“车前子”，知道的人就多了。众人刚进院门，又一阵晚风摇枝扶叶，倔犟了一整个秋天的青黄刷啦啦应声而下，如飞花落英，如秋雨潇潇。顾先生驻足，四顾仰望，脱口而出“好地方”，未及进屋，先围炉坐了，观行云流水飞鸟落叶，顾先生操一口吴言依语，聊风物观感，三佛塔，惜字亭，司空山，二祖寺，说多年前就到过岳西，对大别山腹地的草木记忆尤深，特别惦记“高山茭白”。已是茭白下市季节，但小吴管家开车来回两个多小时，从主簿一户农家沟渠找得几丛晚熟的，长得不怎么有样，味道也

又恍惚还是二十年前，也是这样鸡鸣声声里，我和父亲走在咿呀流淌的小河边，静默高耸的山脉像蹲伏的巨兽，父亲偶尔的一声咳嗽被无边无际的寂静衬托得洪亮无



比。父亲一生谨慎，表现在每次送我去车站搭车到县城求学，都是起个黑早，唯恐误了时辰。鸡鸣声又远远传来，将寂静撕开一道道口子，一声一声迫切

一门山色

陈云东



高山上 王泽民 摄

晚餐设在半山居堂轩正厅，是小吴跟厨房沈大姐操弄的一桌农家菜：炭火炖的老母鸡汤，油炸冷水小河鱼，咸菜煨豆腐，豌豆炖鸡蛋，凉拌桑芽、木耳，清炒羽衣甘蓝，还有应景的太湖大闸蟹，我拿了几瓶老酒，顾先生颇有兴致，抿一小口，停著咂舌，大赞“好酒”，又尝一口凉拌茭白丝，直呼好味道。

鸡汤热了一回，老酒喝了两瓶，加了三个菜，顾先生说差不多了。众人起身，披衣服，嚷嚷着去

书房。踩了木楼梯咚咚上楼，推开书房门，木香书香墨香扑鼻，大家忙着裁纸、洗笔、倒墨。顾先生坐定，选笔，试了纸墨，铺平一张四尺三开宣纸，提笔，起笔，就着滴墨，挥就“一门山色”几个字，搁笔端视良久，道：“这幅我很满意，送给云东。”又问一边的小朋友：“你喜欢什么小动物啊？给你画一个。”答“兔子”。便抻了纸沾了墨，笔走龙蛇，藏巧于拙的墨兔跃然纸上。

我想要顾先生一幅画，顾先生说画啥，我说随意随缘，顾先生说看了你的院子，很有意思，宋人郭

熙说“山水以山为血脉，以草木为毛发，以烟云为神采”，半山居的山石草木都可以入画，但好像没有菊花，现在是深秋，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季节，就画幅菊花应景吧。换了一支狼毫笔，枯墨起笔，浓墨点染花叶，勾以铁杆枯枝……试了两回，先生面带沮色，托腮凝眉，说“不对”，众人问哪里不对，答“感觉不对”，忽抬头，问：“酒呢？还有酒吗？”小吴不多时拎了一瓶老酒，一碟油炸花生米进来，顾先生自斟自饮一盅，我又陪他一盅，他说今天画不了了，还是写字吧。转头望忙活张罗的小吴管家，说辛苦你了，大老远帮我搞来茭白，你说一个字，我帮你写。小吴抓耳挠腮一会，说写个“悟”字吧。顾先生借着酒气，一气呵成，落了款摺了印，拈起湿漉漉的纸墨，小吴欢喜着接了去。

又是一夜狂风肆虐，枯枝败叶抖落一地。清早隔窗看对面，铅云密布。院子有早起人影，我起床出木屋，问顾先生昨晚休息可好，说睡得很好，又仰头望天，要下雪了，大家都有惊喜。早餐时，顾夫人对我说：“老车一早就起来了，画了两幅画，在书房画案上。”我放下碗筷，出餐厅直奔二楼书房，扑面的冰屑激冷，真的下雪籽了。

一幅葫芦，一幅菊花。顾先生说他的卧室墙上的两幅水墨甚好（我师邵慧良30多年前的课稿），画得很“松”，于是也画了一幅，给竹峰。那幅菊花，依旧是那片叶，但似乎经了一夜风雪，多了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的神来之意，枝叶藤蔓间若接若离，若脱缰骏马腾空而来绝尘而去，又如蛟龙飞天流转腾挪，来自空无，归于虚旷。

在黎明倾听时间

程琼莲

地对抗黑暗的宣战让我心怀感激。

我感激鸡鸣，还因为那是父亲的钟表。父亲白日里望日影黑夜里听鸡啼，日升而作日落而息，春耕夏种秋收冬藏，父亲生活在一种古老的时间观念里，以致每次我们去车站搭车都不会准确地掐着时间点。父亲终其一生没有戴过手表，那种滴滴答答让人有时间飞逝的焦灼感的钢铁组织。

父亲举着火把，我们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里穿过夜色，向着远方的黎明走去。火把是父亲自制的，在啤酒瓶里装一点煤油，瓶口用布片堵严实，用瓶里的煤油浸过，点燃布片，就是一个简易的火把。这种火把非常实用，吹多大的风都不会熄灭。父亲曾向我说起火把的制作过程，脸上浮现孩童般的骄傲神情。父亲心灵手巧是大家公认的，会砌墙会做简单木工，会利用身边材料搞点小发明。那时母亲躺在温暖寂寞的被窝里，默算着父女俩的行程远近。每一道田埂每一条河流都要被母亲的默想抚摸。

我送女儿求学再也不用闻鸡鸣而起，闹钟把行程精确定位，赶在车子启动前不慌不忙过去，清晨的街道已然醒来，街灯还未熄灭。相对于明亮的路灯，父亲清晨送我求学打的火把简直是一个遥远的传说。起码女儿没见过。目送女儿玻璃窗后的身影渐渐远，天已白昼，车站川流不息的车流人群，远处鸡鸣声被挤压得断续渺茫。

我和父亲在鸡鸣声中赶到车站，黎明仍然没有到来。父亲一生谨小慎微，这让我们每一次的搭车都像是一次黎明对黑夜的宣战，黑夜是这样恋恋不舍，黎明艰难地驱赶着黑暗。我们坐在黑暗中的车站门口，不见一个搭车人的影子。父亲把我的书包垫了让我坐好，自己找了一块砖头当凳子。明明灭灭的烟火亮起，父亲抽着老黄烟，烟草味里是父亲一声涕一声的咳嗽。

小时候我就熟悉了父亲的咳嗽，有时咳到让我揪心。我的心高高的被拎起来，在剧烈的咳嗽声里，像被无数的小手抓挠，撕扯。

父亲咳得挣红了脸，父亲与烟草的纠缠通过时会响起的咳嗽声表达出来，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样的咳嗽声是该珍惜的。然而人生该珍惜的太多，都是当时的茫然不能觉吧，这就使得人生具有了一种无可复制的悲剧意味。可依然不能使我们觉醒，失去的总在失去，直到有一天失无可失回到了无牵挂的来处。

父亲吸烟才只一周岁，祖父得了这个老儿子，一开心就拿自己的烟筒给怀里的父亲吸上了。这个故事我是一再听母亲说过，当时只是含笑听着，笑祖父的糊涂，像听一个与己无关的旧传闻。

如果家族都有一个命运，我想我的家族就是74。祖父卒于74岁，父亲同样迈不过这个数字。

而此时躺在床上的我，耳畔的鸡鸣声有些漂渺，隔着远远的距离，那样的啼鸣被夜色过滤，远远飘来有抒情的意味，像一首悠远的小诗，带着人间的气息，在这有非人间错觉的黎明前的黑夜。

二十年前的鸡鸣远比现在雄壮，因为近，因为多，此村与彼村，熟悉的山水，在辽阔而壮美的鸡鸣声里慢慢醒来。

夜色慢慢隐去，就像朝车窗外迅速隐去的山水，还有早已看不见的父亲的身影。穿着蓝布棉袄，衔着一根长长的黄亮的烟管。